

许兴宝著

目的在于既看到了集中笔墨描写的人物，又看到了仅被提及的人物，从而使唐宋词中的所有人物都得到关注。与此同时，本书还发现了鲜为人知的人物意象构设模式，具有积极的理论意义，为唐宋词中的人物意象研究带来新注脚。人物意象诠释由两部分构成，其一对构设的人物意象作了科学的、文化的阐释，其二对集中笔力构设人物意象，进行个案分析，真实地展示出他们笔下活动着的人物面貌。词作为心绪文学，下编主要关注的是词人如何将自身当成意象加以构设，这在词学研究领域是不象，并作出规模阐释的学术专著时至今日尚未见到。本书大胆求证，在详细排查文本的基础上，对个中的人物作了全面而周详的研究，研究领域的一次有益的小之别，目的在于既看到了集中笔墨描写的人物，又看到了仅被提及的人物，从而使唐宋词中的所有人物都得到关注。与此同时，本书还发现了鲜为人知的人物意象构设模式，具有积极的理论意义，为唐宋词中的人物意象研究带来新注脚。人物意象诠释由两部分构成，其一对构设的人物意象作了科学的、文化的阐释，其二对集中笔力构设人物意象，进行个案分析，真实地展示出他们笔下活动着的人物面貌。词作为心绪文学，下编主要关注的是词人如何将自身当成意象加以构设，这在词学研究领域是不象，并作出规模阐释的学术专著时至今日尚未见到。本书

许兴宝 著

人 物 意 向 研 究
唐宋词的另 一 种 关 注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人物意象研究：唐宋词的另一种关注 / 许兴宝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7. 12
ISBN 978-7-5004-6635-2

I. 人… II. 许… III. ①词(文学) - 文学研究 - 中国 - 唐代②宋词 - 文学研究 IV. I207. 2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201211 号

责任编辑 关 桐

责任校对 石春梅

封面设计 毛国宣

版式设计 王炳图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0(邮购)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新魏印刷厂 装 订 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07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 1230 1/32

印 张 16 插 页 2

字 数 403 千字

定 价 35.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自序

词人作词要有词心，研究词的人也要有词心。唐宋词人以寸管词心包括了整个宇宙，从而创造出令人叫绝的一代之文学。词心与宇宙实现了微小与阔大的合一，因而在词中显示的世界就不能以简单的目光加以平面审视。这就要求研究者的词心同样要达到包括宇宙的涵量。否则，以寸管洞冥幽，真不知有几多悲剧出现，致使研究路径越来越狭，最后走入死胡同。

自从唐宋词以精品的面目出现在世界以后，就有无数人关注着她。特别是进入近代，晚清人对唐宋词投入了敏锐的观察眼光，为后人留下了遗产上的遗产。五四运动前后，研究者在诗有史的研究促发之下，使词亦有史的期望变成了现实，在词学研究领域产生了巨大影响。由于有前人的精心构思与挖掘，时至今日唐宋词研究几乎可与显学比肩，令人十分欣喜。

词心是客观与主观的合一，这告诉我们，词人要借助对客观世界的描述展示内心世界。客观世界既包括心外的万物，也包括心作为物的本身。因此，词人在创作时，使用的词料及创作出的成品也包括词人自身。明乎此，研究者的词心就要随研究对象的运行轨迹，发现更多问题，以便洞识唐宋词中蕴涵的更深奥秘。

只有以研究者的词心深悟词人词心的世界，才能得法要证悟。如此，在探究广阔的词学研究数十领域时，关注唐宋全词中显示的词心世界就显得格外重要了。

人为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词人的词心在体物时，也包括体人，因为人也是对象，缘此，词人本身也是对象，可以按物加以对待。依此而论，唐宋词人创作时绝对不可能不涉及人。有人因此将唐宋词称作人生大百科全书。

那么，唐宋词中究竟写了多少种人？采用什么方法写人？这就需要我们用一己之词心去传词人之心，明见唐宋词画卷中的各种人物，这是本书所以要研究人物的深刻动因。

研究唐宋词中的人物就要给其正名，显然小说、戏剧中将人物称作形象的格套用在唐宋词中的人物身上是不合适的。唐宋词篇小构精，无法用周详的笔墨塑造人物形象，而形象的确立是有必备条件的。意象至大可以极涵数十大千世界，至小可以无内，缩为小点，形态可有面、点。点的显示，是世人称说对象的法宝，在时运中承担着重要的语码角色。为了号令唐宋词中万有面孔的人物，真乃众里寻她千百度，终于在蓦然回首之时，发现了天涯中的极称，人物意象作为研究对象的称法也就随即确定。

唐宋词中的人物意象成为规模，具有与宋词中主体意象（本人有宋词主体意象研究专著）形态显示的相同品格。人物意象与主体意象共同构成唐宋词整体世界。从如上构成成分可看出唐宋词整体世界与古人有关世界构成图式的合一性。人是世界的主宰，理应在唐宋词中得以充分显示，这样关注其中的人物意象就显得有重要意义了。

人物意象的形态有大小之分，还有词人观物时所取不同角度的自写与他写之分。人物大意象指集中笔墨描写的人物，人物小意象指仅被提及的人物。这两种形态存在于唐宋词中所有的相关篇目之中。这种区分有助于统计的可操作。统计可使研究进一步实证化，这是使唐宋词研究拓出新领域的途径之一。自写与他写之分在于将传统上惯称的抒情主人公从被写的人物中提取出来，成为两种平行的人物，为人物意象解剖提供理论依据。唐宋词中

的这种客观存在于过去只是一种模糊印象，关注者只知唐宋词是写人的文学，而不知写到什么程度，不能从感性上升到理性，因而不能更深层次地领悟唐宋词人物世界的细微之处。

唐宋词中的人物世界是彼时人心与社会相合的缩影。人心与社会思古，就在唐宋词中出现大量历史人物意象。女性于人类有如大地，承载着他物不可替代的重任，唐宋词无疑要大量地加以审美观照。男性顶天立地，是古代社会权力话语的诠释者，进入唐宋词的审美意境当中也为必然。两相对比，人物大意象女性多于男性，而小意象则男性历史人物多于女性历史人物。

唐宋词以构设女性人物意象而著称。其中的女性多为时尚看中的妓女，这与宫体诗偏重写女性有相近之处。相较而言，唐词轻佻而宋词端庄，唐词歌艳胜于宋词，宋词中的女性人物涉猎范围宽于唐词，而且具有时代变迁的影子。北宋词多写红粉佳人，为太平盛世的影像。南宋时则有乱世佳人进入词境，李师师成为这种身世女性的代表。“只绾年时结”的江南佳丽为南宋灭亡后坚持民族气节的仁人志士的化身。如上女性人物意象的流变，为宋代词人的词心伴随历史流变轨迹的艺术勾画。知此，我们就应该相信，“估定一首作品的思想性，主要是它的主题思想，而不是它的材料”^①。是十分有见地的结论。宋词将妓女意象大量引入词境没有错，表现出的思想性仍然具有时代意义。

唐宋词中的男性人物意象也成规模。宋词于不同时势构设不同的男性人物意象。南宋初年处于抗战呼声最为浓烈之时，词坛上就出现了以三千精兵破王莽数十万人马的光武帝、平定淮西叛乱的唐宪宗、亲幸澶渊的宋真宗。贾似道专权，词人深恶其误国害民，宋词中就出现了被丑化的贾似道意象。男性人物意象世界无疑也是时运的翻版。

^① 夏承焘：《唐宋词欣赏》，浙江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153—154页。

唐宋词人在自写人物意象画廊中，将自身的喜怒哀乐艺术地再现给读者。李煜通过自写人物意象刻画了早年的纸醉金迷，也刻画了降宋后的痛苦不堪。柳永的浪子文人形象，苏轼的学士派头，辛弃疾的英雄气质，李清照少女的活泼、少妇的善感、孀妇的憔悴，朱敦儒早年的隐逸气、后期的出山欲、晚年的退隐情节，均可在览视他们构设的自写人物意象中得到真实信息。赵构于绍兴元年七月十日至会稽，一气写下十五首渔父大意象词，说明心中有渔父，而渔父是中国古人象征隐逸的意象。这说明赵构于此时心中已生出向往隐逸的内心疲倦，对抗战完全失去锐志，陈廷焯评此词为“尚有逸致”，恰说到了正鹄之处。如此，任用秦桧实现屈辱和议，是早有文学预兆的事，局外人大可不必奇怪。所以赵构词中的渔父大意象实际上是自己的画像。唐宋全词中，词人构设自写大意象与构设他写大意象具有同样意义，均为显示词人心性的审美中介，不应有重此轻彼的关注心态。

唐宋词人构设人物意象做到了构形、构行、构事、构神等手法的杂多合一。在唐宋词发展的全程中，多能化零为整，将类型人物集合成完整的人物形象。如歌妓类型人物即如是。自写人物意象的构设也不是只凭构形即描述外形完成的，而是借助多种手法使词人的个性特征在自己的全部作品中得以周详显示，这又向我们昭示，放过词人的任何一个篇目，阐述的理由就有可能是片面的。

人物小意象的拿来在本书中称作“吸纳”，以便与人物大意象的“构设”相区别。唐宋全词中吸纳的人物小意象极为庞大，为统计的棘手之处，同时也是极有意义的事情。经常吸纳某种人物小意象，反映了词人心中的惯性倾向，显示出词人心理变化的微妙之处。这与人物大意象的构设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盘活人物意象的存量，并以合理的论述，对把脉唐宋词无疑又助一大臂力，其意义是显而易见的。

本书由于研究对象有别于传统词学研究，因而出现了不同常套的关键词。转变话语是为了更准确的阐释，寻求新的研究对象也是出于同样目的。用千篇一律的评价对待万变的研究对象，显然是不明智的。因为研究对象不同，关键词也应有异。如果本书能够引起学界的注意与理解，当是著者心中最为欣喜之事。

目 录

自 序 (1)

上编 唐宋词意象理论宏观研究

第一章 意象与意境	(3)
第一节 意象	(3)
第二节 意境	(7)
第三节 意象与意境的趋同与位差	(11)
第二章 意象研究在唐宋词研究中地位确立的要义	(31)
第一节 意象研究要义	(31)
第二节 面对研究现状的选择要义	(44)
第三节 文本领会要义	(52)
第三章 唐宋词意象的种类	(59)
第一节 宋词主体意象分类及依据	(59)
第二节 唐宋词人物意象分类	(72)
第四章 唐宋词意象的大小	(89)
第一节 意象的大小	(89)
第二节 唐宋词人物意象的大小	(96)
第五章 唐宋词意象的雅与俗	(147)
第一节 雅俗观念总识	(148)

第二节	唐宋词中的“雅俗”发微	(159)
第三节	唐宋词意象的雅与俗	(175)
第四节	宋人雅俗观念形成的原因	(202)
第六章	唐宋词构设人物大意象的时态模式	(210)
第一节	概说	(210)
第二节	人物大意象时态模式	(215)
第三节	话题意义	(246)

下编 唐宋词人物意象文化诠释

第七章	唐宋词女性人物意象文化诠释	(259)
第一节	唐宋词女性人物意象概览	(259)
第二节	唐宋词构设女性人物意象的主体内容	(272)
第三节	唐宋词女性人物意象文化诠释	(292)
第四节	唐宋词女性人物意象构设的前瞻与 本体流变	(318)
第八章	唐宋词男性人物意象文化诠释	(336)
第一节	唐宋词男性人物意象概览	(336)
第二节	陶渊明意象文化诠释	(346)
第三节	宋玉意象文化诠释	(370)
第四节	李白意象文化诠释	(383)
第五节	渔父意象文化诠释	(399)
第九章	唐宋词构设与吸纳人物意象词人个案分析	(415)
第一节	唐五代词人个案分析	(416)
第二节	北宋词人个案分析	(442)
第三节	南宋词人个案分析	(471)
参考书目		(492)
后记		(503)

上编 唐宋词意象理论 宏观研究



第一章

意象与意境

意象与意境是中国古代艺术美学理论中应用范围较广的两大审美范畴。长期以来，人们对二者之间的关系存有分歧，出现了研究领域的失准现象。就其本质言，二者均为“物质—精神信息”的复合承载体。从语词意义破解上看，象与境是一对同义或近义词。在具体发生过程中，意象一语早于意境，意象脱胎于易庄玄，意境则生于佛学，但所表达的意义却是相似的。随着艺术理论的发展，二者出现了互替现象。互替不等于重叠，所异表现在，意象由点、线、立体圆构成，意境由线、立体圆构成，这种差别体现形式，不体现内容。二者的终极关系可表述为：合则肝胆，分亦吴越。

第一节 意象

意象一语在中国出现较早。《周易·系辞》第一次将意与象放在一个句子当中，称“圣人立象以尽意”，这是分割了的意象，只可算作意象一语的源头。意象成为完整的词条始见于王充的《论衡》，其《论衡·乱龙》如是云：“夫画布为熊麋之象，名布为侯，礼贵意象，示义取名也。”王弼在前人的基础上，对意与象的表述进行了规模阐释与扩展，演化了言、意、象三者之

间的关系，《周易略例·明象》云：“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明象者也。尽意莫若象，尽象莫若言。言生于象，故可寻言以观象；象生于意，故可寻象以观意。意以象尽，象以言著。故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犹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也。然则，言者，象之蹄也；象者，意之筌也。是故，存言者，非得象也；存象者，非得意者也。象生于意而存象焉，则所存者乃非象也；言生于象而存言焉，则所存者非其象也；言生于象而存言焉，则所存者乃非其言也。然则，忘象者，乃得意者也；忘意者，乃得象者也，得意在忘象，得象在忘言。”王弼所云明显地带有玄学成分，但对言、意、象关系诠释时所表现出的精明，无疑是对《周易》和庄子精神的文化继承，因而又是现实的、明确的。荀粲又提出“象不尽意”“意在象外”之说：“理之微者，非物象之所举也。今称立象以尽意，此非通于意外者也；系辞焉以尽言，此非言乎系表者也；斯则象外之意，系表之言，因蕴而不出矣。”^①王弼与荀粲将意象分割以辨析二者关系之后，刘勰远承王充意象连用成语，重新铸成意象一词，颇有新见地将用于文学评价以外的意象概念引入文论之中，他在《文心雕龙·神思》中独出“窥意象而运斤”之句，引来了中国古代文艺美学意象论的大盛。受刘勰的影响，唐人也对意象发生兴趣，将其应用到诗歌创作的评价之中。王昌龄《诗格》中出“久用精思，未契意象”之语；司空图在《诗品·缜密》中则说：“意象已出，造化已奇。”相较而言，宋人用意象一词较唐人略多，而且意义也趋于多极化，不惟用于诗、词、文创作的审美评价之中。《唐子西文录》记云：“谢玄晖诗云：‘寒城一以眺，平楚正苍然。’‘平楚’犹‘平野’也，吕延济乃用‘翘翘错薪，言刈其楚’，

^① 《三国志·荀彧传》注二。

谓‘楚，木丛’，便觉意象殊窘……”陆游《病起寄曾原伯兄弟》诗云：“意象殊非昨，筋骨劣自持”，周必大诗题有《上已访杨廷秀，赏牡丹于御书扁榜之斋，其东园仅一亩，为术者九，名曰三三径，意象绝胜》，姜夔在《念奴娇》序中说：“予与二三友，日荡舟其间，薄荷花而饮，意象幽闲，不类人境”，刘克庄在《后村诗话》后集卷二中记载了游默斋对当时诗坛弊病的评论：“近世以来学江西诗，不善其学，往往音节聱牙，意象迫切，且议论太多，失古诗吟咏性情之本意。”宋人给意象一词填入多极意义，表现出了古语词汇意义发展的必然趋势，并非意味着宋人对意象本义的忘却与漠视。明清人继续使用意象一语评诗，兴趣不减前人。王廷相在《与郭介夫学士论诗书》中提出：“夫诗贵意象透莹，不喜事实粘著……”李东阳在《怀麓堂诗话》中评“乐意相关禽对语，生香不断树交花”为“但恨其意象太著耳”；胡应麟言“古诗之妙，专求意象”，因而在《诗薮·内篇》中评“子建杂诗”妙处，在于“全法《十九首》意象”；陆时雍《诗镜总论》说“《河中之水歌》亦古亦新，亦华亦素……所难能者在风格浑成，意象独出”，他评《诗经》赋物陈情还有“意广象圆”之说；沈德潜《唐诗别裁集·凡例》说：“过江以后，渊明胸次浩然，天真绝俗，当于语言意象外求之”；刘熙载《艺概·书概》中说：“画之意象变化，不可胜穷”；叶燮《原诗》内篇下中说：“……遇之于默会意象之表，而理与事无不灿然于前者也”。

从古代至近代的意象词语使用过程排列，可以看出如下问题：首先，意象一词适用范围随着时代的推移发生增殖，起初为哲学玄学领域的专有术语，后来被借用到古代文论里面，宋代则进入广泛意义上的语言词汇系列之中。增殖意味着词义的进一步扩大，适用范围的辐射线条增多。这种情况的出现，一方面是由于“意象”这个词本身具有再生意义能力，另一方面则是由于

人类认识能力的提高，需要给意象一词增添新的内涵，在词汇史上，很少有一词一意贯穿古今的现象，词意的动态性是人脑不断认识新事物的结果。朱光潜先生曾说，词语或单字有直指的意义，还有联想的意义，“烟”的直指意义是燃烧体经高温点燃后产生的氧化气体，这对常人来说，极易理解。而烟的联想意义则不易捉摸，可以联想到燃烧弹，鸦片烟榻，庙里焚香，“一川烟水”，“杨柳万条烟”，“烟光凝而暮山紫”，“蓝田日暖玉生烟”。直指的意义有如月轮，明显而确实；联想的意义是文字在历史过程中所积累的种种关系，有如轮外圆晕，晕外霞光，其浓淡大小随人随时随地而各个不同，变化莫测^①。宋代人给意象一词添入的与本义不完全等同的新意项，颇似朱光潜先生所说的联想意义。由此可知，宋人对意象一语的灵活使用，带有必然性。其次，意象一语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与意境一语的意义重叠现象，这在明清及近代表现尤为明显。词语与词语之间在发展过程中出现意义重叠也带有必然性。秦牧曾说：“世界上许许多多事物都存在着‘交叉状态’，动物和植物之间有这种情形，陆生动物和水生动物之间有这种情形，文体也有这种情形。某些作品，你可以叫它小品文，叫它随笔，叫它杂文，叫它札记。”^② 意象与意境意义上的重叠或混同，也是秦氏所云词语之间的“交叉状态”。能够共处“交叉状态”的双方一定具有应合点的共相，意象与意境首先在于二者共处于文艺批评的共同临界点上，其次则在于二者所涵盖的意义本质有互通之处。诗起初为言志载体，后来又生成为缘情绮靡载体，到严羽眼中，进一步要求“诗有别趣，非关理也”，出现排他气势。而在现实中，往往是言志与吟咏性情处于交叉状态，不仅谁也没有吃掉谁，反倒是在互为补充中，各取所

① 《朱光潜美学文集》第一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

② 《秦牧选集·散文创作谈》，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需，使双方均得到新的营养。诗的言志与缘情取向可以在交叉中求得发展，作为评诗的意象与意境理论出现交叉重叠现象，也为逻辑中的必然。明清及近代人将二者同用，并非时人对二者的本质缺乏清醒认识，相反，正是他们看到二者存有共相临界点的实证。意象代替意境的现象与兴象代替意象的现象完全等同^①，或者意境取代意象、兴象^②，均是语词发展过程的必然属性。

第二节 意境

意境一语出现晚于意象，其基本原因是，意境作为中国艺术生命的重心，由道孕其胎，玄促其生，禅助其成^③。这在客观上向我们透露了意境生成过程的起点。意境一语的初级生成状态与意象同，也是以意与境的割裂而出现的。在中国古代，抒情诗文和山水画在南北朝时期成为艺术的主要形式，以此为母胎，意境理论开始滋生。由于南北朝时期是玄风大煽、佛学昌行之时，因此很多领域都受到这种思潮的影响。佛学家方立天认为：“佛教通常把物质现象和精神现象都称为境，境是囊括一切现象的总称。”^④ 这里便给我们透露出一则消息，佛境有极大的可能去影响人们的思想。再从玄学渊源上溯，庄子的“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傲倪于万物”，“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思想，给意境论的“物我与共”、“主客为一”、“情景交融”的美学理

^① 祝菊贤《魏晋南朝诗歌意象论》云：“到了唐宋以后，人们就常常以兴象作为诗歌意象的总名和代称了。”（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89页）

^② 黄河涛《禅与中国艺术精神的嬗变》云：“如前面说过的‘意境’，所以最终取代了‘意象’等审美范畴，正在于它最完善、准确地体现了禅宗艺术精神的实质，是那个时代艺术精神的完美概括。”（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101页）

^③ 陈德礼：《人生境界与生命美学》，长春出版社1998年版，第116页。

^④ 方立天：《中国佛教与传统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39页。